

坚强的战士



堅 强 的 战 士

中共太原市委工业交通工作部編选

太原人民出版社

1959年

坚强的战士

中共太原市委工业交通工作部 编选

*

太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太原五一路121号)

太原印刷厂印刷 太原市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: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张 $3\frac{1}{8}$ 字数56,000

1959年4月第一版

1959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100册

统一书号: 10000(并)·1

定价: 0.32元

內容說明

这二十四個短篇，反映了各个不同行业的人們，在全党全民大战鋼鉄中的冲天干劲和英雄气魄。对不同战斗崗位上的先进人物与先进事迹，給予大力頌揚。

“馬丁炉旁新工人”“牛書記和十八炉鋼”是描写领导干部参加生产的；“炼鋼迷——宁金兰”“姑娘盼着早出鋼”“烈火紅心”等十数篇是描写工人們以忘我的干劲大战鋼鉄的；“‘八大金剛’猛攻‘橡皮石’”“一个永不疲倦的人”“紅領巾張惠”等反映青年学生在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結合的方針下，如何积极地参加劳动；“一个不听话的老大娘”是描写街道居民大战鋼鉄的。此外还有不少作品描写了战士、干部、教員的劳动生活。通过这些作品对不同人物生活片断的描述，可以看到太原市广大人民在大战鋼鉄运动中的磅礴气势与无畏精神。

目 次

坚强的战士.....	方家城 (1)
共产党员李保林.....	魏欽晋 张金鎖 (5)
两个随軍女郎.....	杜万宝 张明义 (5)
馬丁炉旁新工人.....	溫廷珩 孙 荣 (10)
牛書記和十八炉鋼.....	苏 平 (17)
鋼鉄战线上的四个白衣战士.....	李苏汾 (22)
.....	宋佩之 齐紹勤 王清流 (25)
炼鋼迷——宁金兰.....	包信华 (29)
姑娘盼着早出鋼.....	范富荣 (34)
三不怕科长.....	李世华 (39)
一个永不疲倦的人.....	武克强 (43)
老矿工的一家.....	毛崇翔 呂民貴 (45)
炼鋼炉旁的女工.....	丹 丁 (51)
共青团員吳大寬.....	邢如明 (55)
烈火紅心.....	高 鵬 (58)
第一顆土鉄卫星发射者牛輔胜.....	郑 重 (63)
卫星炉长馮四貨.....	廖 一 (67)
大战冶炼沒备的人們.....	周子勤 高廷賢 李泽田 (70)
炼人.....	胡国栋 (74)
土专家王立功.....	李坤一 (77)
一件棉衣.....	武金玉 (83)
紅領巾张惠.....	礼 出 (86)
女教师.....	李生軍 (89)
一个不听话的老大娘.....	沁 风 (92)
‘八大金剛’猛攻‘橡皮石’.....	李 水 (95)

堅強的戰士

方家城

解放軍某部第八連是有名的英雄連。當祖國號召全民動手煉鋼鐵時，奉命來到了鋼鐵前綫。

在大战鋼鐵當中，英雄們又以沖天干劲創造了驚人的奇跡，立下了戰功。

(一)

象往常戰鬥一樣，經過兩天急行軍，身上的灰塵還沒有扑打，連里就召開了動員大會，指導員號召大家獻寶、獻技術，因為當時最困難的是不懂技術。指導員的話還沒有講完，就响起了一聲“報告！”大家扭頭一看，原來是五班付鄭滿培，他說：“我會煉鐵。”當時大家還不大相信，有的人就議論：“你打靶第一，體育第一，煉鐵也是拿手？”他們正在講着，戰士李士達站起來說：“我哥哥在鞍鋼工作，我經常聽他講煉鐵，也知道一點。”接着吳光明等一個接一個的講：“我燒過磚”“我燒過石灰窖”不多時就有了十二個人，他們雖然經驗不多，但在大家看來却是“活寶”，於是技術組成立了。

(二)

戰鬥開始了；指揮所要求各單位放衛星，當天點起爐子，英雄連當然第一個響應。他們寫出這樣的決心：

一手拿槍，一手拿鎬，

高山是戰場，鎬鏃是刀槍。

多挖一斤煤，多开一斤矿，
用汗水炼铁，用热情炼钢。
让滚滚铁水映天红，
烧死美国野心狼。

困难可真多，既不知道矿石在那里，也不认识什么是矿石，但是他们却说：“老师在咀，问吧！”二排长高登元拿着小铁锤东敲敲、西看看，到处找，到处问，他敲出红里带黑沉甸甸的一块石头，就赶忙拿给老乡看。第一次不是，第二次含铁量又太少。这样反复多次，他终于在老乡帮助下找到了矿苗。

挖下了矿石，没有筐，没有扁担，战士们就说：我们背也要把它背下来！看吧，有的脱下了军装，有的拿出了雨衣，有的干脆弯下身子驮着一块矿石往下跑。象旋风一样，一块块矿石通过战士们的手和肩膀，滚向炼铁场。

战斗紧张的进行着，全连同志都汗流浹背，通讯员况世荣烧了一大桶开水送到工地，一看大家的干劲，他也舍不得离开了，没有锤子就拿起矿石砸矿石。他说：“无论如何也得叫第一炉铁里有我几滴汗！”

下午八点了，还没有开始装炉，汾河拦住了运煤的路。怎么办呢？李晋海，这位曾经立过多次战功的一排长，瘦瘦的身子，病还没有好，就毫不犹豫地带头淌过齐腰深的激流，往返运送着第一炉的“黑金”。

“冒烟了！”满面污黑的装窑组长郑满培刚爬出点火，周围就响起了一片欢呼声。英雄的战友们打响了第一仗，为我们河口矿区参战部队放出了第一颗红色讯号弹。

(三)

“注意，注意，今夜气温下降，明早有霜！”喇叭不断

的播送着气象預告，天气一天天冷了。指揮所拨給一輛汽車运煤，但只能运到对岸，汾河这条无情的銀带，割断了煤田和矿石的欢聚。“不行，有銀河就有喜鵲，怎么也要把織女接过来！”指導員刚脫掉一只鞋子，共產黨員周鴻，共青团員路小时、刘德孝就已經下水了。連长正在装窑，也赶紧跑來，一时全連所有的同志連病号都跨进水里，汾河立刻沸騰了！突然一声：“扶住，扶住！”原来有一个小伙子扶的煤筐被水冲跑了，这边刚拦住筐子，那边又喊起：“扶住，扶住”扛着馱架子的刘德孝一脚沒站稳，被水打个轉身，推出去两三步远。

初冬的黑夜，冷气逼人，一出水，两腿就索索发抖，許多同志的脚被碰破了。咀唇发紫了，有病的同志更难以支持，指導員再三劝这些同志休息，一天拉了十三次肚子的周熊却說：“这次炼鋼鉄，也是炼我的思想意志，怎么也不回去。”勇士們越干越有劲，終于把一万二千多斤煤一筐筐的运回来了。

(四)

山高路窄，崎岖不平，一百多斤的重担不知折断了多少根扁担，可沒有一个赶上謝德喜。小謝，这个刚十八岁的新战士，別看他个子小，一天就挑了六百五十斤。有什么窍门？大家都向他請教，他却腼腆的說：“那有什么窍门，多挑快跑唄。”于是“赶上謝德喜”的口号就响遍了山崗。不久，共青团員童寄雄就以每天挑运八百斤、一千斤領了先。他挑着一百六七十斤的担子，快步行进，汗水湿透了軍装，实在累了，本想休息十分鐘，但在高产周里十分鐘也是宝贵的，他就把矿石倒在山下又跑上山。这样把一天的矿运出来，下午再从这个新起点运回去，从来沒有休息，他却說挑

着空筐走路就是休息。一馬当先，万馬奔騰，随着彭成明、关安业、方兴中、郭恩长都突破千斤关，他們說：“这次也把我們炼出来了，現在我們的两膀象銅板一样，两腿象鉄棍一样。”

共產黨員李保林

魏欽晉 張金鎖

杜萬寶 張明義

南城区財貿采礦中隊，在勝利完成采礦任務後，又轉入了煉鐵。全古交鋼鐵工地要組織連續四晝夜的苦戰。第四小隊的任務是捏坭鍋。坭鍋必須保證供上，但是是一個坭鍋由和泥、拍制，到晒干裝爐，通常至少得五六天時間。這如何等得及呢？想來想去，大家想出了一個辦法：把坭鍋放在土窖里，點火烤干。經過試驗，有兩、三天就可使用。問題算是解決了。但是四小隊的任務，除在和泥、捏坭鍋之外，又加上了要打窖、燒窖。工作是更加緊張了。全小隊二十多個人，晝夜不停地輪番戰鬥着。

十一月二十七日，苦戰已經開始了，小隊長青年共產黨員李保林同志是第一班。戰鬥繼續到午夜十二點的時候，第二班的同志們來換班了。戰鬥了十多個小時的戰士們，交完班後都回駐地去吃飯、休息去了。但是李保林同志却仍然不走，繼續戰鬥着。直到同志們一次又一次地催他回去時，他才交待了情況離開工地。從工地到駐地還有七八里路，他一路上跑步前進，心里打算回去吃過飯後再返回來，繼續戰鬥。

跑着跑着，忽然聽到前面不遠的地方有人呻吟，他三腳兩步跑上去一看，大大吃了一驚：原來是他小隊里的趙中立正躺在路旁。一問才知道是下班以後肚子痛，走在半路上不

能走了。保林一見这情况，心里很着急。正在为难的时候，同队的任新齐同志来了，两个人从附近工地借来一辆小平车，才拉上走了。

回到驻地，有的人說赵中立得的是“霍乱”，保林便借来个針扎了扎，果然有效，止住疼了。其他同志吃过飯后都休息去了。保林无心睡觉，守着病人在煤油灯下修理风箱。直到两点多鐘修完风箱，見病人沒有动静，他才去吃飯。他到厨房里剛拿起一个热騰騰的饅头咬了一口，忽听得赵中立在屋里又叫喊起来，保林立刻放下饅头往屋里跑去。病人又肚痛起来了，保林原想吃过飯后仍去工地，这一来又不成了。便安慰了中立几句，到工地上去找医生。

跑了好几个工地，費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，才找到医生。医生来后打了兩針，一时也审不清是什么病。赵中立的肚子越来越痛了，保林又从陈家泉請来一个医生，检查了一下說是病情很严重，需要馬上送医院，并吩咐保林說：“派八个人用单架抬到古交去。”

“用八个人？”保林反問了一句，他心里想：全小队才有二十六个人，这已經是‘苦战’的第二天晚上七点鐘了。要是走上八个人，剩下十八个人任务很吃紧，又加上打窖正在‘苦战’高潮中，这怎么能行？作为小队的負責人，他必須兩方面都考虑到，可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。他怔了一陣，飞也似的跑出去了。跑到乡人民委员会用电话和古交指揮部联系，好容易才叫通了，但是那边却說沒有汽車，晚上山路，就有也不能走。經他說明情况，再三商量，最后指揮部还是答应来一辆汽車，并叫派人到公路上等着，‘以灯为号’。

保林提了一盞馬灯跑到公路上等着。八点、九点、十点

都过去了，汽車还没有来。他在公路旁一会儿蹲下，一会儿站起来。西北风呼呼地吹着，大风刮起的砂子，打到脸上象刀子扎一样，手和足也冻得失去了知觉。但他还是不轉眼地盯着汽車来的方向。已經十一点了，还是没有汽車的影子，他心里又挂念同志的病，又挂念工地上的战斗。一天一夜沒有合眼了，又冷、又困、又餓、又累，再加上着急，心里乱成了一团。一直等到十一点四十分，才听到馬达的声音。来的是輛小吉普，司机說这車是李市长的专车，他們一到指揮部，李市长一听说这事，馬上就叫开来了。

車停在路上，保林跑回去抬人，这时候苦战回来的同志們都已經睡熟了，还打着香甜的鼾声。他打算叫醒几个同志一块抬病人，可是轉念又想：他們都够累了，刚躺下，实在不忍心惊动他們，他决定自己一个人背上走。他們的駐地离公路虽不十分远，但夜里的山路，上坡下坡很不好走，他背着一个病人，一足深一足浅的，一会儿就出了一身大汗，头上象开了鍋似的直冒热气。好不容易才到了公路上，司机一看，赶紧下来接住，問道：“怎么就你一个人？”保林說：“同志們苦战回来都睡着了。”

“那你怎么不說一声我和你去？”

“我一个人行了，都是够累的。”保林說着把中立安置在車上躺下。中立說有些冷，保林又跑回去拿来一床被給他盖上。

到了古交医院一检查，医生說是“腸根症”要开刀动手术，并命令似的对保林說：“你打电话去，从工地叫四个身强体壮的同志来……”保林一听又要叫人，沒等医生說完就問：“又叫人做什么？”

“准备輸血。”

保林看着医生恳求似的說：“大夫，不能再叫人了，都在‘苦战’，任务……”

“不叫人来怎么办？”医生有些生气了。

“就用我一个人的血吧。”

医生上下打量了他一下，摇摇头說：“不行，你的身体并不好，用的血很多，你的血又未經过試驗，还不一定能用，还是叫人来吧！……”保林却毅然地說：“那就先驗我的血型吧。”說着把手臂伸出去。医生見他很坚决，也只好依他，一驗血型，正巧合适。

动罢手术，紧接着就是輸血。医生在这个年青的共产党员身上，用注射器抽到150西西鮮血时，停住手不抽了。保林問：“怎么，够啦？”医生沒說話，只是注意地望着他的脸色。保林明白了。便赶紧說：“没什么，需要多少你尽管抽，我的身体很健康。”医生还是沒說話，但是他的眼睛却看出他对这个舍己为人的鋼鉄战士的贊佩与关切。保林又催促了他一次，他把視線轉向躺在床上的病人。時間一分鐘也不能再拖了，他便抑制住激动的心情，在保林身上繼續抽起来。一口气抽了100西西。前后一共在保林身上抽取了250西西鮮血，輸入到病者的身上。輸罢血，医生激动得握住保林的手，好久沒有說話。保林笑了笑說：“没什么，大夫，这完全是應該的。”

这时候是二十九日下午七时，李保林同志已經两天两夜了沒有休息。又輸出了250西西血，身上感到非常疲累和难受。但是为了同志，不听劝阻，又在病人身旁整整守候了十九个鐘头。到第二天上午十二点，赵中立苏醒过来了，保林才放了心。这时候他覺得在医院里再也呆不下去了，便准备要走。医生却拦住他說：“同志，你需要好好地休息和

保养。”但是他那里有心休息呢？“苦战”已經到第四天了，工地上的同志們究竟完成的怎样？他必須立刻回去。糾纏了好一陣，医生才勉强同意让他回去休息。

保林离开医院后，显然觉得身体疲劳得要命，但是当他一想到党，想到任务和同志們的时候，就增添了力量，一路都是小跑步走着。

半路上，赶上一个行路的老汉，胡子已經花白了，背着一个很大的行李卷，一步一晃，艰难地走着。說是从太原来的，背着行李已經走了一百多里山路。这时候保林又动了心，不顧自己的身体，便向老乡接过行李卷，背在自己身上。

保林背着老乡的行李，翻过两座山头，繞过三个山湾，虛汗湿透了他的衣服。尽管他强打精神，意志坚强，可是身体却实在是支持不住了。心慌气短，愈走愈慢。跟在他后边的老汉看見他走得忽然摇晃起来，觉得不对劲，赶上去一看，只見他脸色蒼白，不由得楞住了。問起来，保林才把从医院出来的情况簡單說了說。并且告老汉說：不必担心，过一陣就好。誰知經他这么一說，老乡却过意不去了，說什么也不让他再背行李了，硬夺过来自己背上，反过来又关心起保林来。保林見老乡不叫自己背了，挂念着要早点赶回工地，便安慰了老乡几句，告他走不了就住在他們工地，說完就向前边匆匆地走了。

兩個隨軍女郵郎

溫廷琇 孫 榮

在河口工矿区鋼鐵前綫，流传着两个隨軍女郵郎的故事。一个叫李林枝，一个叫羅佩芬，都不过是十五、六岁的姑娘。十一月里的一个早上，我随着“野战郵局”运送包裹的馬車，向她們的住地——杏林坪进发。

两边都是悬崖峭壁，人就从山洼里慢慢地向上爬。道路十分难走，弯弯曲曲的陡坡，一不小心就有掉下深沟的危险。我心里想，空人行走还这样困难，两个十五、六岁的姑娘，背着沉重的包裹邮件，每天从这里往返几十里山路，該有多么吃力呢？

又翻过好几个山头，在下午三点鐘的时候才到达了目的地。但是馬車还是上不了山，只好把包裹暂时放在杏林坪山下。

在野战郵局，只有組长張启生同志一个人在家。从他口中知道李林枝和羅佩芬两个小姑娘都到工地去了。

傍晚时候，还不見她两个人回来。我問老張，老張說：

“也該快回来了，每天的时间也不一定，她們要把所有的业务都办完了才往回走呢。”

“听說她們工作得很不坏，是嗎？”

还没等老張开口，旁边做飯的房东老大娘就插咀說道：

“那两个小姑娘啊，一天蹦蹦跳跳，就不知道累，每天

早早的出去，晚上黑黑的回来，两头見星星，一有空还帮我把房子和院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。”

正說着，院里传来一陣嘰嘰咯咯的笑声，老大娘側着耳朵說：

“听，回来啦，你听她們有多高兴呀！”

話沒落音，两个姑娘已推門进来。前面的一个，胖胖的，个子不高，但长得很結实，剪得短短的头发，圓圓的脸上，还带着稚气。走进房来仍在咯咯地笑着。一看就知道是个精力飽滿，活泼愉快的姑娘。这就是李林枝。

罗佩芬呢，細高个儿，方方的脸，粗眉大眼，梳着两条細长辮子。見了人还有点靦腆，不多說話，但却看得出是个精明能干的姑娘。

我笑着向他們說：

“跑累了吧！一天走多远呢？”

罗佩芬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沒言語。李林枝却放下身上背着的邮袋說道：

“也不怎么累！每天来回有五十里地。刚来的时候可够噲，跑上一天，腰酸腿痛，一进門就躺在炕上，連飯也不想吃了，現在已經习惯了。”

晚飯后，已是滿天星斗。林枝和佩芬商量着要把山下的包裹运上来。七、八个包裹，連我才四个人，如果两个人抬一袋，也得跑三、四次，好几个鐘头才能运完。于是我建議說：

“山下工地上工人很多，联系一下，請他們收工时給帮忙抬抬，怎么样？”

林枝和佩芬搖搖頭說：

“工人同志們劳累了一天，还是咱們想办法运吧！”

老张借到一辆小平车，我们四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包裹搬在车上，又有医学院四个同志帮忙，用石头垫着后车轮，一步一歇地拉着平车向上爬，好容易爬上了山顶，却不提防有一个包裹，猛地从车上掉下来，骨碌碌地向崖边滚去，罗佩芬眼明手快，一下扑过去死命抓住，一只手想攀住什么东西，把包裹拉回来。这时候情况十分危急，正当同志们赶过去要拉罗佩芬的时候，她早已连人带包裹一块滚下四五丈深的山沟里去了。急得组长张启生一个劲“小罗，小罗”直叫，李林枝也急得几乎要哭起来。大家一边叫一边急忙奔下山去。

小罗已经坐了起来。大家急切地问：“小罗！跌着了没有？”她没有回答同志们的问话，却用眼睛搜索着周围说：

“看看包裹，包裹摔坏了没有？”

经过检查，她幸好没有跌伤。包裹摔得四散了，大家捏着手电，一个个的找回来。然后扶着小罗，慢慢地回到房里，让她躺下休息。我们三个人，开始打开袋子核对，看有没有丢失。小罗休息了不到十分钟，爬起来就要参加核对工作。我们劝她好好休息一下，怎么说也不听。急得张启生说：

“小罗，好好去歇歇，明天还要到工地去呢！”

小罗却固执而顽皮地说：

“我又没跌着！”一边说一边拣大包裹去搬。

核对完包裹时，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了。老张让我先去睡觉。当我睡醒一觉时，他们三个人仍在昏暗的油灯下工作。林枝和佩芬正在把一堆票子，按面额大小，一张张细心地迭起来。

她们工作完毕去睡时，村子里的公鸡已经叫了。我在床